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⑦
主編 張曼濤

宋遼金元篇(上)

(中國佛教史專集之三)

大乘文化出版社

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⑦
監修 釋道安主編 張曼濤

宋遼金元篇

(上)

(中國佛教史專集之三)

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⑦

宋遼金元篇（上）

（中國佛教史專史之三）

全書（壹百冊）定價：新台幣三萬六千元

主編：張

曼

濤

編輯者：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

督印：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

發行人：張

曼

濤

地址：台北市慶城街十八號

台北市郵政信箱五八〇八三號

電話：七八一三二八三

郵政劃撥：台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一四一〇號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七月初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缺頁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請寄回換。

編輯旨趣

一、由宋初到元末（九六〇—一三六七），在這四百年中，中國佛教的發展，有一很大的轉變，這轉變從思想上來說，是從繁入簡，從多歧趨入融會，從純佛轉為融攝儒道。特別是將宋元與隋唐對照來看，更易發現此一代佛教轉變的面目和方向。隋唐的多采多姿，各派林立，分別出彼此獨特的綽姿，而自唐末五代起，開始消除各派的嚴格門戶，相互融攝，迨至趙宋，則唐風的謹嚴已消失殆盡，台賢兩家，融入宗下，稍後禪淨又渾而為一。至如慈恩、三論，則已無傳人；此一轉向，在思想的恢濶上說，是一後退，但在民族性的自然揀擇上，却顯出了十分好惡的主體觀念。因此，就中國性的觀點而言中國佛教，此一轉變却有相當自主的揀擇性與實踐性的意義，只是在揀擇與實踐過程中的審思、明察的程度如何，却多少值得後人追問。也許由於此一轉向——從繁入簡的關係，在後世看來，不論怎樣解釋，自宋以降的佛教，總不及盛唐諸家齊鳴的光輝，因是，後世探討佛教史者，亦即重隋唐佛教者遠過於重宋以後各代佛教者為多。在晚近

我國而言，自宋以來之佛教，幾乎無人作過全盤通察性的歷史探討，只是偶爾就某一問題某一件，作蜻蜓點水式的輕微觸到罷了。但自宋初至今，以時間計算，已歷十個世紀，其時間不惟不長，在此十個世紀中，有多少事件值得我們探討申述，有多少問題值得我們鑽研探究，即使一塵一埃，累積起來，相信亦足可成汗牛充棟。宋元兩代雖然時間上只佔了此十世紀的一半稍弱，然在問題上，它應比起明清來尤多，特別再把遼金包括進來，四百多年中，儘管思想上沒有特別的突出面，而在問題上或歷史的事件上，却不能說沒有特別的突出面。所以雖全盤通察性的歷史探討缺乏，而在這些事件和問題綜合起來看，却又未嘗不是一全盤性的分段據點工作。我們今收集此兩代若干重要問題的文字篇章，加以歸納，正好也可以成一由線到面的思考痕跡。

二、宋、遼、金、元、在時間上，固亦不出上述年代，在空間上，却有其各自的特定範圍，其問題自亦不能以某一代為限。因此宋元佛教與遼金佛教，在發展史實上自有其面貌不同，尤其由宋起以禪淨為特色的佛教來看，此四朝亦可說各另有一番特殊背景和性格。今所收各文，就文字內容看，作者雖未蓄意點明，但讀者略作對照，亦即可分別出彼此特況不同之所在。

三、宋代佛教本可單獨成一巨冊，但為顧及此四朝之關連性，乃將所收之文字分作上下兩冊，用同一標題作單元，故署為宋、遼、金、元篇。上冊純以宋代為主，下冊則包括宋、遼、金、元四朝，此亦即可窺我國學者對宋之興趣又比遼、金、元者為濃。

四、本冊所選原爲五篇文字，「宋代的佛教」係一概括性的簡述，算是一篇書前的導言。「趙宋佛教史上的契嵩的立場」，正好表明了宋代佛教的發端人物，也是典型的中國性的佛教思想家，融攝儒道，包含諸家，這正說明了宋以後的佛教趨向。「宋代佛教對社會及文化之貢獻」，則算是一篇資料性的提示，使我們了解走出山門的佛教，它在社會上具有何點意義，對當時的現實作了什麼貢獻。「兩宋度牒考」則更是一篇具有深度的論及當時的佛教與社會國家的關係。這是一般專攻佛教史的僧侶學者們不太多談的，也是一般佛教人士不太注意的，這篇文章我們相信不僅對佛教界有貢獻，即對一般中國社會學史的專家們亦有莫大的參考幫助。最後，我們原決定有「宋代佛教對史學之貢獻」一篇，但在三校後，我們才發現，這篇文章應該選在「中國佛教史書之研究」的專集裡，才更適宜，因此，臨時抽下改入另一專集，這對於讀者來說，應該不是憾事，而是更幫助讀者集中注意力在同一問題上，作更精細的比照參考。

宋遼金元篇（上）目錄

宋代的佛教·····	東初·····	一
趙宋佛教史上契嵩的立場·····	牧田諦亮著 如眞譯·····	一五
宋代佛教對社會及文化之貢獻·····	方豪·····	四五
兩宋度牒考·····	袁震·····	一四一

宋代的佛教

東 初

一、概 說

佛教經唐末五代暗黑的時期，到了趙宋，又呈現復興的狀態。太祖幼年因受父母的教導，對於佛教就有深刻的信仰，它目覩周世宗毀滅佛教，認為是國家社會的不幸，所以即位後，就極力復興佛教。建隆元年，首度六千童子為僧尼，並詔告天下，「當廢未毀者聽存，其已毀寺所有佛像，許移置存留於人間」（統紀）。但與復佛教，首需大批人材，故一面派遣沙門行勤等百五十七人赴印度留學，這為歷代派遣留學生所未有者，一面以經律論義十條，考試國內的僧尼，全中者賜紫衣。並整理佛教文獻，實行大藏經雕刻，以便流通，實為歷代之創舉；而有益於佛教後來文化發揚特別偉大。帝常召集名僧於宮中，誦讀金字大藏經。每曰：「吾殺人多矣，不假佛力，何以解怨？」這時可智，法見，彌羅，法天等印度梵僧陸續東來，呈獻多數梵本經典，可說為佛教

文物極盛的時期。太祖以後，太宗、眞宗、仁宗、神宗、至徽宗對佛教都很有信仰。太宗爲佛教永興及興邦定民，歲度十七萬人。又爲擴大譯經事業，乃於太平興國寺西建譯經院，分爲三堂，中爲譯經，東序爲潤文，西序爲證義。又應天息災建議，選拔惟淨等十人送譯經院學習梵文。前代大藏經雕版，至太平興國八年始完畢。詔翰林贊寧修大宋高僧傳，此爲續唐僧傳以後者。帝頗注重佛教的研究，並著秘密詮二十卷，緣識五卷等。眞宗不惟對佛教具有信仰，且於佛教是有正確的理解。初於諸郡建立戒壇七十二所，天理三年，度僧二十三萬，尼一萬五千人。這時僧尼總數達四十六萬餘人，爲歷代所未有者。佛教隨國運而興盛，除譯經院外，又建印經院，從事印刷經藏。帝初著崇釋論及四十二章等，因每年譯經印經支用浩大，故有陳恕請停止譯經，帝未採納，孫奭請減度僧尼又未聽。並詔告曰：「鬻酒肉於僧道者，許人糾告重論其罪」。其重法敬僧是何等懇切？帝於道教亦不偏廢，准許信仰自由，嘗曰：「佛教使人遷善，誠有其益，安可禁之，且佛法所至甚廣，雖荒服諸國皆知信奉，唯道教中原有之，然不甚廣。」（統記）故帝於佛道二教，既無梁武帝永廢道教的偏狹，又無唐武宗上躋老聃的迷信。歷代帝王於佛道二教認識最切者莫過眞宗，可說爲仁聖君子。仁宗時代盛行梵語研究，這時中印文化溝通極盛，來華梵僧總數爲八十一人，中國往印度求法的僧人約百三十八人，梵本經數一千四百二十八卷，譯出五百六十四卷，其數量雖多，然其內容，多爲零星咒文，或前已傳入斷章重覆的經文，其中少有若唐代般若瑜

伽等大部經論，能供後世研究參考者。神宗於佛法雖有信心，然以羈度牒詔告天下遺留後世（南宗）流弊甚大。羈度牒始於唐肅宗，以當時方在用兵無法籌集軍餉，故以羈度牒救一時之急，豈可以法天下？這時名儒宦官若歐陽修、蘇洵、蘇軾、蘇轍、張商英、黃庭堅、都結好於佛教，以蘇軾爲甚。歐陽修雖曾一度效法韓退之排斥佛法，然後遇東林祖印禪師，終夜討論佛法，始有「肅然心服」之慨。及見明教大師輔教編，乃曰：「不意僧中有此耶？」其於佛法心服崇仰於此可見。哲宗時，高麗義天來華，傳華嚴教，後受法於慈辯，傳天臺教於高麗國。後寄贈華嚴經新舊三譯於錢塘慧因淨源法師。因此佛教聲勢飛揚於國內外。這時以天臺宗爲最盛，淨土宗、華嚴宗、律宗等諸宗都相繼興起。各宗高僧人材傑出，特別禪宗所出者爲多。各宗具體的復興，這在神宗，哲學的時代。

到了徽宗，宋代氣運漸衰，而排斥佛教風氣又起。徽宗始信林靈素等煽惑，迷信道教，帝自號爲教主道君皇帝，並造玉清昭陽宮安置道像，改天下大寺爲神霄玉清萬壽宮，改院爲觀，安置長生青華帝君像。設寶籙宮，道學所，梵燒佛經排斥儒釋二教的典籍。宣和元年，改佛爲大覺金仙，菩薩爲大士，僧爲德士，尼爲女德士。悉從冠服，否則毀之，不准存在。這時反抗的沙門，先有華嚴明覺二律師，凡七人被杖殺，左衛寶覺大師永道上書抗議。說：「魏太武崔浩滅佛法未三四年浩竟赤族，周武衛嵩滅佛法，不五六年元嵩貶死，唐武宗趙歸真李德裕滅佛法不一年歸真

誅，德裕竄死，陛下何忍一但用姦人之言，爲驚世之舉。不思太武見弑於閹人之手乎？周武爲鐵獄所囚乎？唐武受奪壽去位之報乎？此皆前鑑可觀者，陛下何爲蹈惡君之禍而違祖宗之法乎？書奏上大怒，勅流道州」。（統紀），帝雖廢佛，然臣民諸多不服，蔡京累諫，以毀佛法適足動搖人心，非社稷之幸福。宣和二年天旱無雨，帝詔靈素祈雨，數日無驗，役夫數千爭舉挺欲擊殺之，靈素走而免，上聞之不樂。蔡京始以靈素姦僞奏上，帝不聽。靈素因得帝寵，益並橫行，竟與宦官分黨交誼，又於道上冒太子節，既觸帝怒，乃削其仙節，永爲下鬼，勅靈素歸溫州，賜死于道中。自此，帝始覺悟毀佛爲非，同年九月詔曰：「向緣姦人建議改釋氏之名稱。深爲未允，前旨改德士女德士者，依舊稱爲僧尼」。《統紀》於是佛教又恢復舊觀，永遠得旨放回。勅住昭光寺院，賜名法道，以旌譯法。宣和七年，八月詔罷黃老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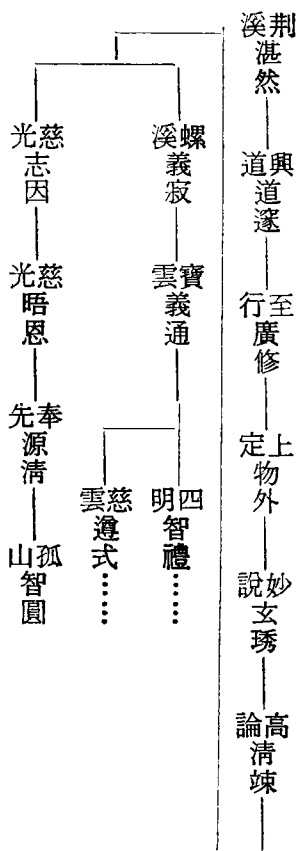
北宋的佛教，除徽宗一度排斥佛教，其餘各代都保護佛教，經唐宋五代黑暗時期，佛教在表面上比較興盛，這時佛教除掉寺廟整理興建，度僧而外，在文獻上最大貢獻，卽大藏經雕版。在傳譯上，不空以後並無若何新的經典。高宗以宋代南遷，地偏一方，國家頻受外患不已，各代於佛法雖多崇仰，然以國運不佳故於後世影響不大。各宗祇有禪宗一脈維持不絕如縷的生命。

二、天台宗的復興

天臺宗，自荆溪滅後，頗呈衰象。三大部經五代亂後，殆已失傳。吳越忠懿王（錢俶），遣使赴高麗日本，尋求天臺教典，蒐集研究資料。於是高麗王遣沙門諦觀携論疏諸文來華，諦觀於螺溪謁義寂受教，著有四教義一卷，世呼此爲「諦觀錄」，爲天臺教學入門的楷梯，流行頗廣。自此，天臺一宗教典始還歸中國。義寂初於周代全土尋求天臺教典，於金華山古藏中，始發見維摩詰玄義。後錢俶又從高麗求得教籍，天臺學始漸弘通。義寂門下出義通，通門下又出慈雲遵式與四明智禮等，就中智禮著書頗多，排斥異義，努力宣揚天臺正統教義。當時與義寂同門的慈光志因，其弟子有晤恩，嗣其法有源清，智圓等系統，以所說異於天召大師，故四明慈雲盡量排斥，互相論難攻擊，這是天臺學史上有名的山家山外的爭論；四明一派名爲山家派，智圓等反對派稱爲山外派。四名著書最爲普遍的，卽「十不二門指要鈔」二卷，對山外家叙述天臺正統教義，眞宗皇帝賜號法智大師，從此天臺法孫彌滿天下，故四明允爲天臺學的中興人物。

山外派，根本不依天臺教典，乃從華嚴教學入門，卽清竦弟子志因學華嚴，其弟子慈光晤恩，又翻譯華嚴作金光明經義疏，其門下有源清、洪敏、文備。源清弟子，有名的孤山智圓與梵天慶昭輩出，同以華嚴思想而成天臺學，故與四明意見相反。四明著有「觀音別行玄義記」二卷，「觀音別行疏記」一卷，「金光明玄義拾遺記」三卷，「金光明文句記」六卷，「觀經疏妙宗鈔」三卷等。然智圓等依源清等說：更以山外義爲主張，四明不得已又作「扶宗記」二卷攻擊之，

智圓慶昭爲答復此，往後五次問難，前後經七年的歲月，但論議最後的勝利，仍歸於四明。四明晚年，又遭雲川淨覺等反對，淨覺造十諫書，雪謗書，解謗書等與四明爭。又有神智也作「四教集解」反對山家說。這二人世稱爲後山外，希最，處元等對抗之。因此山家，山外，後山外各有各有所爭論，其於佛教教義討論的問題更不一致，而兩派的交點：山內派自稱爲天臺的正統，絕不苟同華嚴禪宗等。山外派，則頗與華嚴禪宗等相融，於此不獨可見天臺的復興，並且爲佛教教學上劃一大進步。



三、淨土，華嚴，律的復興

隨天臺復興而復興的，即廬山淨土宗，以永明延壽爲法眼宗的宗匠爲主，師日課一百八事，學者參問，以心爲宗，以悟爲則，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，人聞山中天樂聲。吳越王感其專至爲作西方莊嚴殿，以成其志。師以天臺，賢首慈恩三宗，互有同異。以心宗爲準則，集大乘經論六十部以上賢聖三百家之言，證成唯心之旨，爲書百卷，卽有名的「宗鏡錄」。由師提倡廬山念佛，到處盛行，各地念佛結社都以延壽禪師指示爲依歸。師的禪淨四料簡的名言，尤爲禪淨學者所賞識。天臺系初爲智禮，遵式，神次，處威，有嚴，處謙，左伸，淨梵，擇瑛，思照，宗利，了然，宗鏡等，皆重念佛，並各有關於念佛的著作。律宗再興的元照，亦復念佛，並翻刻慈愍三藏文集。因此念佛法門爲諸宗間通行的法門，在行持上是一致的，但在思想上是差別的，念佛法門可爲諸宗間融解的連鎖。

華嚴，唐武宗廢佛以後，殆已不傳。宗密以後，北宋時五臺山承遷，著註「金佛子章」一卷，唱華嚴。同時南方長水子叡，依瑯琊慧覺勸，隨說華嚴，始見華嚴的復興。子有「首鈔華嚴經義疏」二十卷，「大乘起信論筆削記」等著述。其門下有淨源，懷遠，元約，仲希等出。高麗義天僧統來受教，歸國後，贈三譯「華嚴經」，這時中國華嚴經教義既遺失，淨源特於惠因寺建華嚴閣安置之，惠因寺，在杭州南山，淨源其祖出泉州晉水，故人單呼爲晉水，著書甚多。計有「妄盡還源觀鈔補解」一卷「原人論發微錄」一卷等。北宋末華嚴研究者漸多，有四大家之說，師

會「五教章復古記」三卷，「觀復五教章折薪記」五卷，希迪「五教章集成記」五卷，道亭著「五教章義疏」一卷。自此華嚴教義盛行一時，祇限於教義章，並未能注意到「搜玄」，「探玄」的研究，在教義上根本未能前進一步，僅於起信論等稍有闡述。實際上華嚴五祖以後，僅傳其名而已，並無其實。

賢首——清涼——圭峯——真奧徹微——海印月朗——

——守燈德現——長水子璿——淨源寂海……

律宗，宋初有允堪得師，其原為天臺學者，於南山律師三大部頗有研究，著行事鈔「會正記」，「戒疏發揮記」，「業疏正源記」等，即智圓律師。世或依「會正記」，說為「四分會正宗」。允堪下有擇其，擇其下有元照，這即大智律師，為中興律宗的人物，居杭州靈芝寺。著有「事鈔資持記」(四十二卷)、「戒疏行宗記」、「業疏濟緣記」。以天臺教義解釋四分律，俾與天臺教一致，實為復興律學大成者。

密教，不空以後，已失去中心。天息災等雖傳來密教的新譯，但終不及開元年間，因不空等傳來密典使人重視。故宋初密教因傳譯而復活，但根蒂不深。這時密教學者深知於此，道顒著「顯密成佛心要集」二卷，用意調和密教與顯教，使大日經與華嚴成為一致。慧克著「密咒圓因往

生集」，使密教與念佛法門結合。又覺苑作「大日經演密鈔」，意在使華嚴與密教獲得調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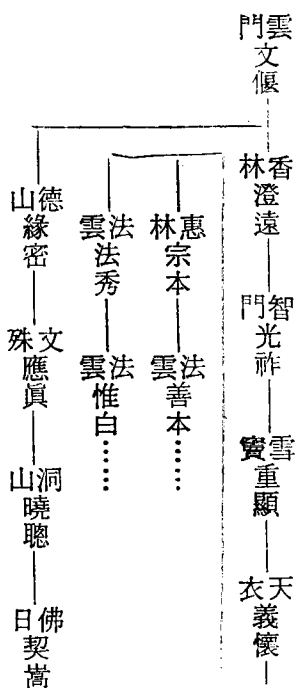
宋初諸宗學者漸出，雖以天臺，禪爲最有力，但律學的復興，所受天臺的影響也不少，華嚴的研究，無形中幫助禪觀亦復很大。念佛爲諸家共通法門，靈芝元照律師，亦以念佛化導僧俗。太祖時代，因吳越王帶同贊寧入朝，故太祖命撰述「僧史略」一卷，「宋高僧傳」（三十卷）等，任史館編及汴京僧錄，賜通惠大師，這是宋代佛教史上不可忘記的人物。

四、禪宗的復興

禪宗，經唐末五代黑暗時期，至宋代始見復興，宋初諸宗，若鴻仰一宗，其法脈殆已不存。曹洞宗勢力的衰弱，法燈明滅不斷者，卽是法眼臨濟，雲門，而以法眼爲最盛。天臺以後，在天臺下有永明延壽禪師，卽「宗鏡錄」的著者，主張禪淨雙修，奉吳越忠懿王命，住靈隱，永明，以學德兼優，爲五代，宋初的法匠，號智覺禪師。其後，南宋中頃，此宗頗盛行一時，但不久法脈斷絕。要論宋代的禪宗，祇有雲門，臨濟最爲興盛。

雲門派，其特出的人材，卽雪竇重顯禪師，爲「雪竇頌古」的名匠，這在禪學史上居有崇高的地位。它的禪風，盛行一時。雪竇以後及南宋以前，雪竇山明州資聖寺，有佛日契嵩，著有「正宗記」九卷，禪門定祖圖一卷等，說明禪宗列祖的正系，排斥古來佛祖傳燈的異說。禪宗二十

八祖，於此成爲定論。此外有「輔教論」三卷等，亦世所衆知。仁宗賜明教大師號。雪竇下有天衣義懷，天衣下宗本圓照，法秀圓通二人爲最著名。宗本住汴京惠林寺。惠林寺於神宗皇帝建立大相國寺內，爲六十四院中的禪院，宗本，奉召爲第一世，圓照爲賜號。法秀住法雲寺，賜號圓通禪師，法雲寺亦屬官寺，神宗於汴所建。嗣圓通法者，有法雲惟白，卽佛國禪師，「續燈錄」三十卷的著者，圓照會下，有法雲善本與宗本並稱。世之所謂大本小本。圓通次住法雲，由此雲門的法，傳兩三世，至南宋世，此宗卽無人矣。



臨濟宗，經北宋南宋，其盛況都凌駕於諸宗派之上。宋初分黃龍惠南，楊岐方會系統，法孫頗多。黃龍派，楊岐派名稱出，再加上唐末五代的五家，共稱爲七宗。